

聖福若瑟神父的傳教精神 對現在香港傳教的啟發

談雷濤

一、序言：為什麼他是一個聖人

天主並沒有賜給聖福若瑟神父（St. Joseph Freinademetz）一個做領袖的性格，但是卻使他擁有著謙虛的精神。他一直喜歡鍛煉和實踐謙虛的德行，更時時將自己置於次等的職位。故此，凡是見過他，或者與他相處很多年的人，都稱讚他時時給人一種「走出大山，但他仍然是大山的兒子的感覺。」

歷史總是跟人開玩笑！哪怕就是聖福若瑟神父自己，也認為自己不適合、也不願意做領導。但事實上，他卻作了很多年副主教和代理主教；更連任了很多年的聖言會省會長。儘管這些職位他推辭了很多次，但天主卻願意他在這個位置上，做更多其他人不能做、或者不願意做的福傳工作。

在香港，很多天主教教友從來沒有聽說過聖福若瑟神父。自然而然的，也就不知道福神父的生平事跡。但是，隨著聖言會新一代的會士來港傳教的人數越來越多，以及來鹽田仔朝聖和生態旅遊的人也越來越多，香港的很多人，也逐漸開始認識了聖福若瑟神父。並且，聖福若瑟、聖言會和鹽田仔這些詞彙，也開始經常同時出現在香港各個堂區，以及很多善會。久而久之，聖福若瑟神父被很多香港人，甚至天主教教友誤解為「創立聖言會的會祖」（The founder of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但是，福神父不是某個教區的主教，也沒有創立任何修會。他甚至沒有寫過什麼很重要的神學著作。他僅存的著作，也僅僅是一本避靜的書、一本要理問答和一本介紹什麼是彌撒的書。他沒有發明一套新的、成果顯著的傳教方法；僅僅寫過一本指導傳教員怎樣傳教的宣傳小冊子。他沒有轟轟烈烈地為主致命；但他卻有幾次因為傳教區的工作，和為了他所負責的堂區教友的原因，幾次被人打；甚至有一次，仇恨教會的義和團認為已經將福神父打死了，就把他棄屍荒野。但是天主保佑，他又甦醒了過來，保得了性命。

所以，這裏就有一個問題：「他為什麼是一個聖人呢？」

福神父的確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但他卻以平凡的生命，成就了不平凡的傳教事業。聖言會 SVD（拉丁文 *Societas Verbi Divini* 的縮寫）作為一個天主教中，專門以向沒有信仰的人傳教，作為自己使命和精神的修會。福神父用自己平凡而又神聖的一生，將聖言會的傳教精神，淋漓盡致地生活了出來。

下面的幾組數字也許會使你感到驚奇萬分。但是，這些數字，也僅僅是他平凡生命中的一小部分。雖然不可能完全表達得出他的聖善、對整個聖言會的傳教精神，和對中國兩岸三地¹天主教會的深遠影響。但是，卻可以稍稍解釋：「他為什麼是一個聖人？」

這篇文章，則是從聖福若瑟神父的傳教精神的角度，來看能夠給我們香港今日的傳教，帶來哪些啟發。

¹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的總稱。



惟有愛才是全人類都懂得的言語
聖福若瑟

二、聖福若瑟神父的生平

福若瑟（Joseph Freinademetz, 1852-1908）於 1852 年的 4 月 15 日，出生奧地利（Austria）的提羅爾省（Tyrol）阿爾拜鎮（Abtei）沃野村（Oies）。父母是非常虔誠的天主教教友，家庭是普通的農民家庭。他有兄弟姊妹九個，福若瑟排行老四。

福若瑟的家，就在阿爾卑斯山的一個半山腰上。而福神父的姓——Freinademetz 中的 Freina——意思是山；而 de——意思是「的」，而 metz——意思是「中間」。所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山坡的中間」。所以，才有了前文「他給人一種山的感覺」。在 1919 年，因為當時奧地利的同義大利交戰失敗，阿爾拜鎮沃野村被割讓給了義大利。故此，今日這個地方行政上屬於義大利。²

在修院的時候，福若瑟就感受到天主的召叫，要到遠方的東方大國——中國去傳教。因為那裡有太多人，沒有機會得到天主永恆的生命。福若瑟於 1875 年 7 月 5 日晉鐸，然後就在家鄉教區的聖瑪爾定堂服務了兩年，任副本堂，同時在教會的學校教書。用他自己的話來描述這兩年的家鄉教區的福傳生活就是：「只有玫瑰，沒有荊棘！」³ 因為他喜愛到中國傳教，當他聽說楊生神父（Arnold Jassen）剛剛創立了一個專門到中國傳教的修會——聖言會之後，他立即在 1878 年 8 月 28 日加入了聖言會。

2 Sepp Hollweck.SVD, "Chinese from Tirol", *SVD Word in the World: 125 Years SVD*, Thomas A. Krosnicki SVD, Liezle Grageda, eds., (Techny: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2000), p19.

3 福若瑟神父的信件，關於聖瑪爾定堂：聖瑪定堂區在 Enneberg 總鐸區，擁有 600 個教友左右，也包括三個分堂：Piccolein、Biock 和距離一個鐘頭的 Bad Baldander。1492 年堂區遇到很大的災難：山的流石破壞了整個村子並連教堂都埋在石頭下。

1879 年，福若瑟神父同安治泰神父（John Baptist Anzer, 1851-1903）一起，被修會派遣去中國傳教。他們兩個成為聖言會第一批傳教士，他們是修會的拓荒者，更是聖言會中國傳教的拓荒者。1879 年的 3 月，他們從義大利中部濱亞得裡亞海的港口安科納（Ancona）出發，去香港傳教，⁴ 並於同年的 4 月 20 日抵達了香港。

他們兩個一到香港，香港當時的高主教（Bishop Raimondi, Giovanni Timoleone MEM）派安治泰到小修院和大修院教書，同時負責一間醫院牧靈工作。而福若瑟神父則被派到西貢的耶穌聖心堂，跟隨米蘭外方傳教會的和神父（Fr. Volonteri MEM），首先學習了客家話和廣東話，並學習中國文化。同時，福若瑟神父還負責鹽田仔⁵ 和大嶼山⁶ 的牧靈工作。但是，他居住和主要服務的

4 Fritz Bornemann, SVD, "Arnold Janssen: Founder of Three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Analecta SVD* 35 (1975), 131.

5 福若瑟神父的信件，關於鹽田仔的傳教生活：

「我常常和我的一位中國教友一道，去三四個小時路程之外一個名叫鹽田仔的小島上作彌撒。他替我拿著作彌撒用的聖器。如果我在那裡過夜的話，他還為我帶一領席子、一個床單和一個枕頭。我很喜歡這個小島，因為那裡只有教友，而且是很好的教友，人數大約有七十人。外教人在那裡無法立足。那裡享有完全的信仰的一致。明天正好我又要去那裡舉行彌撒，施行聖洗。

至於該地區的外觀，我發現跟歐洲一樣：高山和低谷，稻田和草地，地面多次為海水所撕裂，房屋是用在太陽下烤曬而成的磚瓦建造的，只有一層，沒有窗戶，屋前有個院子，為牛、豬和家禽過夜而用。若干家庭組成大小不等的村落，村落中間是為魔鬼所建的廟宇。道路要比在提羅爾山裡糟糕的多，左右全是死者的墓碑。」

6 關於大嶼山的傳教生活：

「關於我本人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寫，只是我穿中國服裝已有大約三個星期了，也就是說：我穿白色的長襪，白色短褲，襯著氈製鞋墊的亞麻布鞋，一件一直蓋到腳的長袍，剃光的頭上垂著一條假辮子，不戴帽子。高（Raimondi）蒙席派我到附近一個不出名小島上，去看看是否有可能在那裡建立一個傳教站。我在不到一星期時間裡走遍了全島，把所有的地方都在地圖上標了出來。因為當地的人從總體看來準備得很好，而且一位七十一歲的善心老人把他的房屋供傳教士使用，所以，我們將給那裡派一位傳道員，並且每過一段時間會有一位傳教士到那裡去！這次行程中我耳聞目睹、親身經歷了一些事情，感到非常喜樂。最大的困難就是尋找過夜的地方。休息得最好的或許是我在那裡度過的最後一夜，那一夜我是在魔鬼的家，也就是廟裡度過的。也

地方，還是西貢耶穌聖心堂⁷。此外，他還參與建築了北潭涌的教堂。關於這兩年的福傳生活，高主教在寫給傳信部的報告中，極力稱讚他們的傳教熱忱和成果：「我很高興我們香港能有這兩個年輕的聖言會傳教士（福若瑟和安治泰）。他們兩個是很好的傳

是在那裡，人們殺死了一條可怕的蛇，然後津津有味地吃了。據他們說：它比豬肉和雞肉還要好吃，但我是會去吃的。只有一次，我差點兒遇險。我剛剛到達島上的主要地點，還有許多日課要念。就在這時，我逐漸被一群好奇的人包圍。我請一個小孩把我帶到市場外邊一個安靜的地方。他很高興地作了。剛到那裡，立刻就有一大群小孩、大人聚集起來，要看看這個『拜天主的洋鬼子』。很快，他們就開始吵鬧。於是，我覺得還是回去為妙。我們剛剛踏進村子，這些外教人就原形畢露，大喊大叫起來。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還有石頭從我身邊飛過。我安然無恙，毫髮無損。啊，什麼時候上主才願把這個名叫大嶼山的可憐的島嶼據為己有？以我看來，它上面約有一萬到一萬兩千居民。」

7 福若瑟的書信，關於西貢耶穌聖心堂的傳教生活：

「今天這個地獄毒龍又在享受提羅爾人所說的那種『教堂日』(Kirchtag)，因為今天（陰曆二月二十五日）是祭掃祖先墳墓的日子。人們在墓地給祖先奉獻豬肉和雞肉，點燃紅色的蠟燭。但魔鬼只能享用從祭肉中升起的香煙，而祭肉則由他的子孫們分食了。為了可以心安理得的享用祭肉，而不致給身靈招來禍患，他們把祭肉帶到廟裡，至少在祖先眼前擺一擺。在這個傳教站，廟宇位於傳教士住所的左邊，上面寫著四個醒目的大字：天祖後廟。傳教教堂位於右邊，與傳教修院連在一起，上面寫著『羅馬堂』三個大字。儘管它是當地總堂，但論外觀卻遜色於這裡的任何一座小教堂。這個村子名叫西貢，有居民約二百人，其中約有五十個教友。它緊靠大海，所以一八七四年，傳教士的住所連同教堂一起，統統被海浪席捲而去。」

「院長先生，在上封信裡，您抱怨我在寫信方面拖拖拉拉，囑咐我將來要比現在更勤快地寫信。因為正如真福多瑪斯·耿碧斯(Thomas a Kempis)所說的那樣：聽命服從是件大事，所以，無論情況好壞，我都努力滿足您的要求，更何況，正好今天我的心比往常更願逗留在可愛的傳教修院裡，因為所有的大小魔鬼又一次在『天朝大國』裡四處亂竄。成千上萬的爆竹劈啪炸響，弄得天空中烏煙瘴氣。人們把整塊整塊烤得半熟的豬肉用各種鮮花以及金色、銀色的紙條裝飾得五顏六色，從我們的教堂前面經過抬到魔鬼的廟宇裡去，與此同時，在對面港口的邪神廟前也是大吹大擂，鑼鼓喧天。今天是『天后』的生日，這座廟就是為她而建的。她是海上女神，保護航海者和海盜免於葬身魚腹，賞賜漁夫漁婦網網大魚好魚。可想而知，對魔鬼來說，這可謂是一個相當氣派的凱旋日。今天他洋洋得意，並不是因為烤熟的豬肉——因為從豬肉裡他只能享用一些輕煙而已，而是因為他欣慰地看到：這些人真是他的孝子賢孫，他們的祖先曾對他俯首貼耳，謙恭備至，而新的一代竟仍然步其後塵，毫不遜色。今天，寺院主持也喜氣洋洋，因為挨家挨戶乞討來的那點銀錢，不足以供他日夜吸食鴉片，不足以讓他親愛的老婆淘米作飯，不足以讓嚷著要糖果的『小和尚們』得嘗心願。」

教神父，有著很好的傳教精神和熱誠。希望在適當的時間內，聖言會能夠派遣會士去中國大陸傳教。」⁸

兩年後，也就是 1881 年 2 月 11 日，方濟各會總會長與聖言會在羅馬達成一項協定，將山東南部轉交聖言會（史泰爾傳教士）作為傳教區。聖言會總會長楊生神命令他們立即前往。1881 年 5 月 27 日，他們就從香港到達了上海，住在法國遣使會的會院；1881 年的 6 月 1 日，離開上海經海路，途經山東的煙台⁹，停留了 8 天；於 1881 年 7 月 15 日到達山東首府濟南；之後在濟南府他待在方濟各會的地方學習山東方言。對福神父來說，這完全是一種新的語言。1882 年 1 月 2 日，全山東的宗座代牧顧蒙席任命安治泰為自己在魯南的代理。1 月 10 日，安治泰前往新傳教區唯一的教友團體——坡里莊。3 月底，福若瑟也去了那裡。從此，並開始了聖言會碩果纍纍的魯南傳教區的工作。當時，坡里莊那裡有一百五十八名教友，他們受到這些教友的熱烈歡迎。此後聖福若瑟神父一起傳教，在坡裡買地，建住所、小教堂、孤兒院等。

之後，安治泰當選為山東魯南的第一任主教；而福若瑟神父則在魯南教區，一直擔任副主教、六次擔任代理主教和出任聖言會省會長八年。

福若瑟神父終其一生，深深熱愛著自己的傳教使命，一生從未回過他深深眷戀的祖國和家鄉。反而將中國和山東的傳教區，作為自己的家鄉。被人稱為「魯南傳教教區之父」。他在中國的

8 Fritz Bornemann.SVD, "Arnold Janssen: Founder of Three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P131. "I am very happy with the two young men. In time, Steyl must have a mission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They are really two good priests and have wonderful spirit."

9 煙台在那時候，被稱為芝罘。

三十年傳教生涯中，唯一想做的，就是把擁有救恩的基督，帶給中國人；把中國人帶到天國。他愛中國和愛中國人的心，是如此之甚，以至於他這樣自豪地向自己聖言會的弟兄們說：「即使在天國裡，我也想做一個中國人。」而他的傳教精神，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愛是所有人都懂得的語言。」他德行超眾，不僅他的會友和他服務過的教友們，對他讚不絕口；而且連反對他的人們，也都對他的聖善、謙虛和為傳教獻身的精神，而對他稱讚不已。

1908年1月28日，他在自己所愛的傳教區——中國山東的濟寧市戴家莊，因為照顧傷寒病的教友而被傳染，不久就逝世了。享年56歲。

1975年10月19日，教宗保祿六世將他列為真福品；2003年10月5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將福若瑟列品為聖人。他現在，在天國真的成為了他所愛的中國人。中國有一百二十個聖人，但是大多是殉道聖人，但聖福若瑟神父是唯一的一個精修聖人。

三、聖福若瑟神父的精神和對現在香港傳教的啟發

從前面兩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天主特別賜予聖福若瑟神父的種種恩典，和他通過自己跟隨天主和實踐福音精神的一生，來修行自己，拯救他人的精神。在這第三部分，我想通過三個方面，來嘗試討論聖福若瑟神父的傳教精神，能夠帶給我們現在香港傳教那些啟發？

1. 使命和生活的合一：一切為了傳教的精神

聖言會中華省的前省會長柯博識神父（Jackuepers, SVD）的一句話，極度精確而又一語中的總結了福神父的這個精神：「在福神父的生活中，除了福傳沒有其他更重要的事。甚至可以說：他沒有特別的福傳靈修。因為對他來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福傳的生活。」¹⁰

很多人在不惑之年時，都會感慨萬千的說：「人生是短暫的，人生如夢轉瞬即逝！」而有的人卻又會以過來人的身份，說教他人：「要善用生命，時不待人！」而有的人，則更是在人到中年時，就已經提前感歎了。

但是福神父的一生，一直以追求天主的聖意而生活。使自己的生活和天主的使命相結合。所以福若瑟神父在加入聖言會之前，他的生活已經是聖言會會士們所要生活和追求的精神：「由本修會的名稱我們即可看出本會對天主聖言和其使命的特殊奉獻：祂的生活是我們的生活；祂的使命是我們的使命。」¹¹ 比如，在他少年求學時，就已經開始如此追求人生的方向和終極意義了。家庭雖然貧窮，卻尋找一切機會，在有能力的人幫助下去讀書，好能夠成為一個傳教士；在讀修院期間，努力讀書，甚至提前兩年讀完神學，破格提早晉升司鐸職務；在一聽到有一個特別為到中國傳教的修會——聖言會——成立了，他就立即去見了會長楊生神父，也很快就加入了這個修會團體；在還沒有去到中國，在波蘭的史泰爾會院，他就開始向一個曾經在中國傳過教的神父，學習中文；一到香港，就開始學些中國文化，並努力同當地人交往；到了山東更學習山東方言；覺得自己不適合做領

10 柯博識神父，〈福若瑟神父的傳教靈修與今日中國文化的福傳，以愛傳教：真福福若瑟神父 150 誕辰紀念〉，（台北：聖言會中華會省，2002），第 15 頁。

11 聖言會會憲，（羅馬：天主教聖言會，2000），XIII 頁。

導，就堅決不接受主教的職務，而讓給了安治泰；但是在安治泰離開中國期間，他又不辭辛苦地六次擔起了代理主教的職務……

總之，「除了福傳外，沒有別的事，無論是職位、成就、財產，休閒，嗜好等都不能吸引他。他對家鄉依依不捨，但是仍然為了福傳而離開了家鄉、親戚和朋友。」¹²

聖福若瑟神父的精神和對現在香港傳教的啟發：

「使命和生活的合一：一切為了傳教的精神」，貫徹了聖福若瑟的一生。那麼，在他生活出這種精神的時候，他就從來沒有面對任何挑戰嗎？事實上，他面對了大多數人，一生都不會面對的挑戰。但是為了能做好一個傳教士，他從來沒有讓任何事物，阻擋他的前進之路。為此，聖言會會士懷特照埃斯神父（Walter Joyce）用《基督的傻子》這個書名，來概括了福若瑟神父的一生。

今日我們香港的傳教，比世界上任何教區的傳教工作量都多。因為香港是一個大都會，是一個國際城市，教友的數量很多，更有是大家都集中在一個區域裡面。為此，我們天主教在香港的傳教，在很多事物上，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經歷，去處理行政的工作。而且，這些工作也的確使我們傳教的成果顯著。這也正好是中國大陸教會，在目前情況下所急需的。但同時，這些大量的傳教工作和行政工作，也蠶食了我們很多傳教人員的精力和時間。

記得有一次，西環聖母玫瑰堂的教友對我說，今天的香港和他們退休前的香港不同了。之前，一個香港人一份工作，可以從

¹² 柯博識神父，〈福若瑟神父的傳教靈修與今日中國文化的福傳〉，第 15 頁。

青年開始，做到退休。但是現在，很多人現在一份工作，只做幾年，公司就另請他人。一些是因為新人工資更便宜；而另外一些，則是因為做工的人，改變的頻率大了很多。同樣，我們香港的傳教工作，很多時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可以猶如聖福若瑟的精神一樣：將自己所做的一切不同的福傳工作，無論做什麼，做多長時間，積極地尋求天主的聖意，用「一切為了傳教」的福若瑟精神串起來，相信在這個繁忙多變的大都會香港，我們也可以將天主的使命，點點滴滴地完成。

試想，如果我們在做這些行政的傳教工作時，也能以聖福若瑟的精神：「使命和生活的合一：一切為了傳教的精神」；以及「祂的生活是我們的生活；祂的使命是我們的使命」，去實踐在我們香港傳教的事務上，相信我們的傳教生活，一定可以將無形的天主，有形地展示給香港七百萬同胞。

2. 在痛苦中感恩的傳教精神

當福若瑟神父在家鄉聖瑪爾定堂傳教的時候，條件雖然不是那麼好，但也是衣食無憂；因為是在家鄉，自然有很多人支持他。但是，當他加入聖言會之後，卻因為修會剛剛建立，只有一個房子。修會成立的當天，連桌子椅子都是從教友那裡借來的；之後，他們連吃的都沒有，必須兩個兩個的出去到教友家裡，求些食物回來，才有的吃。當他到了香港的時候，很多時人們都稱他為「洋鬼子」，甚至有人拿石頭在後面丟他的頭。福若瑟發現對付這些侮辱時並不好受，但他卻沒有被它們所嚇倒，也沒有讓它們阻撓自己的工作，仍然走遍了大嶼山，每個星期去鹽田仔，探訪教友。當他到山東傳教後，每當一個教會發生事端，或者有教難時，安治泰主教一定會派他去那裡解決問題，直到那個地方

的教會安定為止。他在山東的兗州甚至幾次面對死亡的威脅，好幾次，有人想要了他的命；結果有一次，當義和團起義爆發後，中國和西方的政府都命令所有的外國人搬到沿海一帶的安全區去，福若瑟卻為了不把他的中國教友們撇下不管而徑自回到了他最初的傳教站坡裡莊。敵對教會的人，認為把他打死了，就棄屍荒野，結果三天後，他竟然從「死亡中」甦醒了過來，然後繼續面對同樣敵對教會的人，繼續他的傳教工作。

雖然聖福若瑟神父面對和經歷了如此多的痛苦，但他從來不抱怨，猶如「被祭獻的羔羊」，反而時時以感恩的心來對待。因為耶穌基督曾經說過：「假如有人要跟隨我，他就得棄絕自己，天天背著他的十字架跟隨我。」（路 9:23）他之所以對此充滿了感恩的心。是因為他認為這些痛苦是天主賜給他的，珍貴的禮物。正如他曾寫說：「我不認為做一個傳教士是我獻給天主的一件禮物，而是天主賜給我的最大的恩寵。」因為他發現自己可以在天主眼中，配得做天主的人，是如何的榮耀。在 1891 年 2 月 9 日，寫給總會長楊生神父的信中，他如此說：「所有十字架都是天主安排的；我們不但應順服的背著，更應愉快的接受，出於對那位被釘死者的愛情，也為了補償我們的罪過。愉快的接受痛苦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事。」

聖福若瑟神父的精神和對現在香港傳教的啟發：

今天的香港很繁華，生活在香港的人，很幸福。比如我自己，感覺在香港的傳教生活很幸福。但是，很多人忘記了：在明朝長時間的禁海和封關鎖國，和清朝後期固步自封和積貧積弱的情況下。西方列強雖然軍隊不如中國軍隊多，但仍憑著巨艦猛炮，就脅迫著中國簽下了喪權辱國的條約。中國不得不將香港、

九龍和新界出租給英國。而香港，其實是一個國家落後，經歷諸多痛苦的產物。

今天，無論作為居住在香港的七百萬居民，還是在香港傳教的傳教人士與教友。環顧四周，我們身邊不知幾時，有了那麼多的抱怨、投訴文化；戾氣猶如惡鬼幽靈，飄來飄去。很多香港教內外人士，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覺得人人都對自己不起。但是我反而要說的是：「我們都需要以感恩的心，來面對今日的香港。」相對於電視和報紙裡的新聞，我們可以知道：「我們今天不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年代，而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地區和國家。」同樣，僅僅一河之隔，很多教堂的十字架被拆，很多人不能夠公開地參與彌撒和祈禱；而我們在河的這一邊，卻可以在街上聖體遊行；三里五里，就可以找到一間堂區。有任何需要，就可以打個電話，無論是白天黑夜，都有神職人員和修女教友，來幫忙信仰的問題，解決生活的麻煩。

聖福若瑟的在痛苦中感恩的精神，也許可以打開我們的眼睛，看到一個不同的香港。也許這種精神，也能夠帶給我們香港居民和教會，更多平安、喜樂和幸福。

3. 充滿愛情的傳教士靈修精神

聖福若瑟神父給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無私和無限的愛」。當時很多香港的中國人，不懂得為什麼一個外國人，如此渴望從香港去中國傳教。而在山東的中國人，也驚訝福神父那裡來的那麼多的精力和熱誠，去愛他的傳教工作、傳教士和中國的教友。

福若瑟充滿愛情的精神，來自他對天主的愛。因為他的生活和心靈都凝聚在福傳工作上。為此，他的心已被聖神的愛火所佔據，所以他也被福傳的熱火所焚燒。他曾給他的會友們這樣寫說：「聖神是愛，愛和熱情對一個傳教士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沒有其他更重要的東西。」

福若瑟充滿愛情的福傳精神，使我們看到：「一個傳教士的傳教工作，是他愛主之情和以愛還愛的外在自然流露」。在他寫給自己會士的信中，他如此描述了自己愛的力量和福傳工作的關係：「福傳工作是一個愛的工作：一個傳教士愈是充滿了愛，他就愈是一個傳教士……福傳必須是一個發自內心的活動。只有當天主的愛傾注在我們心中後，福傳才會發自內心。」

只有將這個愛的精神，在福傳工作中生活了出來，我們作為傳教士，就可以通過我們的傳教生活，向天主說：「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這句禱文。在另外的一個場合，他這樣說：「愛是人人都能懂的獨一無二的語言！」

福神父在中國傳教，他就將自己所有的愛，給了這片大地和生活在這片大地上的人，愛到極致。福神父的理想是到中國傳教，為此就加入了為了到中國傳教而剛剛創立的聖言會。並且，成為第一批到香港，第一個到山東傳教的聖言會的拓荒者。不僅如此，他還經常鼓勵家鄉和母院的會士們，來中國傳教。在他的號召下，有很多會士離開歐洲，來到中國傳教。因為他們相信福若瑟神父的意見是最好的方向。

他在中國，唯一想做的就是把基督帶給中國人，把中國人帶到天國。他更在自己傳教的後期，如此激動地說：「沒有愛和被愛，則傳教工作就不會產生效果；因此我常常愛我所愛的中國

人。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我同他们（中国人）生活在一起，死在一起。」最后，他好像在向全世界宣告一般：「我是中国人，多过提洛尔（Tyrol）人。我愿在天堂仍是中国人。我愿为中国人再死一千次。甚至粉身碎骨。」而真的，他在几十年后，真的为了中国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在文革期间，他的尸体被红卫兵从坟墓里挖出来，在济宁的一个古塔旁边烧毁了。他真的为了中国的传教，「粉身碎骨」了。他爱中国人如此之深以至于他这样说：「即使是在天国里，我也想做一个中国人。」为此，他的传教在当时，乃至今日，对山东的福传仍然有著很大的推动作用。

聖福若瑟神父的精神和對現在香港傳教的啟發：

今日香港的傳教，要面對香港人在回歸之後，香港正在進行的自我認同和定位的挑戰。香港從來沒有經歷過這些，在中國的任何地方，也沒有任何城市經歷過這些。但是，福若瑟愛的精神，一定可以給我們帶來尋找光明和方向的榜樣和力量。比如，在回歸之前，很多修會和教會，想把自己的賬戶、資料與財產，轉移到其他的國家。但是胡振中樞機卻領導香港教區，愛自己的香港教會，扎根香港這塊土地，而不是將香港教會「移植」到其他國家。這和福若瑟神父的精神，是一樣的啊。

如果說，我們今天還有什麼其他的挑戰和困難。就讓我們以這種精神去面對吧。因為，「沒有愛和被愛，則傳教工作就不會產生效果；愛是人人都能懂的獨一無二的語言！」

四、總結：

聖福若瑟神父在中國去世時，年僅 56 歲。但是，他的漫漫五十六年人生，有三十年是在中國度過的，也就是說他的多半生命和中國聯繫在了一起。他兩年多的時間，在香港西貢的耶穌聖心堂，為住在鹽田仔的天主教教友服務。他還走遍了大嶼山，拜訪了那裡所有的教友。然後，二十七年的時間，在中國大陸的山東省南部山區傳教。因著福神父為天主的傳教事業嘔心瀝血的付出，他成為山東南部傳教區（後來成為幾個教區）的「拓荒者」。這個傳教區有三十六個縣，面積七萬多平方公里，多數為偏遠山區，或者強盜橫行之地。但是，福神父都為這三十六個縣，播上了福音的種子。在二十七年中，他與他的聖言會的眾兄弟，在傳教員的幫助下，將這個最初只有一百五十八個教友的地區，增加至四萬多成人和十五萬兒童領洗入教。在他去世前，更有四萬三千多人在準備接受洗禮。因此，福若瑟神父被眾人譽為「魯南傳教區之父」。

聖福若瑟神父「為了中國人，成為了中國人」。他深深愛著中國這塊大地，他更愛生活在這塊大地上的炎黃子孫。他為了中國教會的傳教事業，從來不知疲倦為何物。他曾經說：「不要為我們可憐的中國人皈依而停止努力工作；不要因遇到困難而喪氣，而要追隨我們救主耶穌的血的足跡，讓我們愉快地奉上一切，甚至生命，來拯救不死不滅的靈魂。」

很可惜，曾經有著這麼一個如此愛我們中國人的聖人——聖福若瑟神父，對於我們這些福若瑟神父深深愛著的中國人，很多人卻根本就沒有聽說過他。

為此，在這個聖福若瑟在中國第一個傳教的地方；在這個他所認識的第一批中國人的海島上——鹽田仔，我編纂和設計了一

個「成聖之路」¹³。通過這個成聖之路，我們可以看到福神父，怎樣由一個平平凡凡的人，成為了香港目前「唯一的一個曾經在香港傳教，而被教會列為聖品的聖人」。

為此，我寫了這片文章。我們能夠在香港生活和傳教的人們，能夠學習他的精神。

中国化了的福若瑟

安治泰和福若瑟，1879年从史泰尔去中国香港



13 為了使人們更好地認識聖福若瑟神父，我於2012年，編纂和設計了「成聖之路」。這個成聖之路，今日就被安置在聖福若瑟神父曾經傳過教的海島——鹽田仔。在鹽田仔聖若瑟堂的左下方，佇立著他的石頭的雕像。在這個雕像背後，有一個斜坡向上的小徑，一直通到福神父曾經在這個島上的故居。而這個小徑，就被成為「成聖之路」。畢竟，距離福神父來香港已經有一百三十五年了，很多資料都沒有保留下來。所以，我很長時間向聖福若瑟神父祈禱，好藉著他的大能祈求，找到更多的圖片和資料。終於，在這個成聖之路上，有超過四十多幅圖片，和二十四個用文字介紹的、關於神福若瑟神父生平和精神的主題。很多來鹽田仔朝聖的人們，都曾經因為這些資料，而第一次有機會認識了聖福若瑟神父。我更希望來朝聖的人們，能夠通過自己所行的「聖福若瑟神父的成聖之路」，也能夠給自己帶來啟發和力量。從而找到適合自己的「成聖之路」。

1908年去世时的房子，至今保存完整



1872年在修院中 (二排左3)



1882年在山东坡里庄的住房



1880年福若瑟在香港



1852福若瑟的出生地

